

马戏团

(美) 艾里斯特·麦克雷恩 著

陆增璞 杜玉兰 译

群众出版社



马戏团

(美)艾里斯特·麦克雷恩 著

陆增璞 杜玉兰 译



CIRCUS

本书根据美国William Collins Sons
& 有限公司1975年版译出

马 戏 团

(美)艾里斯特·麦克雷恩 著
陆增璜 杜玉兰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插页2 173千字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67·429 定价: 1.50元

印数: 00001—20000册

“你如果是个货真价实的上校，”皮尔格里姆说道，“而不是我所遇到过的那种最令人难以信服的骗人的冒牌货，那末，你工作得这么出色，将来一定会晋升为三星上将的。干得真漂亮，亲爱的法赛特，干得真漂亮。”

皮尔格里姆是一个英国贵族的后裔。这一点，无需介绍便可看得出来。无论从他的衣着，或是从他的言谈，都可看出，他身上带着一点纨绔子弟的气息，而且有爱德华七世^①那个时代的人的风度；人们会下意识地觉得，他鼻梁上还应该架着一个单镜片，脖子上还应该系着伊顿公学学生的领带。他那做工讲究的外衣，是赛维尔·罗服装店的杰作，他的衬衣是特恩布尔及阿瑟尔服装店的产品。他那两支一模一样的猎枪，是花了四千美元购置的，而他却觉得价钱相当便宜了。毫无疑问，这两支猎枪是在华盛顿西部的波迪斯商店

① 指二十世纪头十年。——译者注

购买的。十分遗憾的是，他脚上的皮鞋是罗马的手工制品。假如让他在电影中扮演福尔摩斯，还要他试演一下的话，那完全是多此一举。

法赛特对他的评论未置可否，对他那经过精心考虑而选用的含蓄措辞也毫无反应。他的面部肌肉很少对任何事情做出反应——这可能是因为他那张一丝皱纹也没有的面孔长得非常丰满，简直象是圆圆的月亮一样的缘故吧。他的外表很象农民，脸上总是呆板无神。可是，大批在联邦法院被告席上受审的人们，却常常以令人可以理解的痛苦心情向人们证实，法赛特给世人的印象完全是彻头彻尾不讲道德的欺骗。

法赛特的上眼睑又厚又重，眼睛深陷在胖胖的脸上。他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墙壁上镶着皮革的书房，最后目光停留在燃着松木、不时迸出火星的炉火上。他用满怀希望的声调说道，“人们希望，中央情报局提拔工作人员，应该越级提升。”

“这是继承死人的遗产，年青人。”皮尔格里姆比法赛特至少年轻五岁。“这是继承死人的遗产。”他带着某种满意的心情瞟了一眼自己的罗马造皮鞋，然后，又把目光移到法赛特胸前那些鲜艳绚丽的绶带上面。“你把国会荣誉勋章戴上了。”

“我觉得这枚勋章跟我的身份是相符的。”

“是的，你发现了布鲁诺这个盖世无双的人物。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”

“不是我发现的，是我在欧洲的时候，斯密瑟斯发现的。斯密瑟斯是个马戏迷。”

“是的，”皮尔格里姆似乎很喜欢布鲁诺这个名字。

“布鲁诺。他一定还有个什么别的名字吧。”

“他叫瓦尔德曼。不过，他从来不用这个名字——不论是由于职业关系跟人们交往的时候，还是办理什么私事的时候，他都不用这个名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还没见过他呢。我估计，斯密瑟斯也从来没问过他这件事。你会问皮尔，卡拉斯，或者是里波雷斯。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？”

“你把他跟这些人相提并论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要是把这些人的名字跟他相提并论，马戏界倒是十分情愿呢。”

皮尔格里姆从桌上拿起几张纸，说道，“他的美国英语讲得很好，跟地道的美国人一样。”

“他是美国人。”

“广告招贴画上把他说成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空中杂技演员。”皮尔格里姆这个人总是固执己见，很难被人说服。“他是个演空中飞人的勇敢的年青人，是这么回事吗？”

“你说的也对。不过，他的特长是走钢丝。”

“是全世界最出色的杂技专家吗？”

“这一点，他的同行们从来都不怀疑。”

“如果我们手中关于克劳的情报是准确的话，那他是个全世界最出色的走钢丝的专家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自称是个徒手自卫术和柔道专家。”

① 均为著名马戏演员。——译者注

“他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一类的话。是我替他说的——或者更确切点说，是斯密瑟斯替他说的。你很了解，斯密瑟斯在这些方面可称是个专家。今天早晨，他在市中心的萨木莱俱乐部观看布鲁诺练功。俱乐部的教练是个柔道八段选手——柔道中最高级别就是八段。等布鲁诺跟他比赛完了的时候，他不声不响地走了，据我看，他脸上带着当场就要写辞职书的灰溜溜的神情。斯密瑟斯说，他从来没看见布鲁诺在练徒手自卫的时候，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。他觉得，布鲁诺本人也不愿意那样做。”

“档案材料上还说，他自称能看出别人的思维。”皮尔格里姆把两手的食指竖了起来，做了个他最喜欢的福尔摩斯式的手势。“噢，布鲁诺可真够走运的。能看出别人的思维，这究竟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就是说，他能了解人们的思维活动。”

皮尔格里姆极力克制住自己，说道，“当个空中杂技演员，一定得是个知识分子才行吗？”

“我可真不知道，要当个空中杂技演员，是否一定要是个知识分子——或者一定要十分聪明。这跟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关系。实际上，所有的杂技演员都要做兼职工作，除了在杂技场上表演以外，还做一项兼职工作，有时做两项。有的当搬运工——他们有堆成山的设备和器械需要搬运。有的做娱乐表演。布鲁诺就是兼搞娱乐表演。就在马戏场大厅外面，他们有个游艺场，或者可以说是杂耍演出场，叫什么名字都可以。他们在这儿接待来看马戏的观众，让他们把口袋中剩下的钱都掏出来。布鲁诺在一个很小的戏台上表演，戏台是用三合板做的，可以折叠。他能猜出人们的思维活动，告诉你，

你看祖父的教名是什么，你口袋里有多少张钞票，还告诉你，封在信封里的纸上，写的是什麼字，画的是什麼图案。

类似这样的节目，他却能表演。”

“这样的节目，别人早就表演过。不论哪个魔术师，都能表演这种骗人的戏法。”

“或许是这样吧。不过，问题的实质是，他所能做的事情，人们无法解释，而且职业魔术师都无法模仿。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，他的记忆力超凡超群，象照相机一样。如果随便给他翻开一本杂志，比方说吧，一本时代周刊吧。他只需看上几秒钟，就还给你。然后，你在任何一行上任选一个字，他都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字是什麼字。比如说，你对他说，你想知道，右边那页纸上的第三栏的第三行的第三和第四个字是什么。那末，如果他说，是‘国会’，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担保，那两个字一定是‘国会’。而且，不论书是哪种文字的，他都能立即说出来——即使他根本不懂这种文字。”

“这种表演，我可得看看。他可真是个能人。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天才，那为什么不专们在舞台上表演这个呢？可以肯定地说，他靠这一着就可以发大财，挣的钱比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在空中翻筋斗还要多得多。”

“或许吧，不过，我不太清楚。斯密斯说，他可不是挣小钱的。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马戏团里最出色的明星。不过，这倒不是真正的原因。他是一个三人空中杂技表演小组的头头，这个小组名叫‘盲鹰’。而且，如果他不参加高空演出，另外两个就没办法表演了。据我估计，那两个决不会靠那一着来不能着别人刺的思维。”

“我有点担心。干我们这一行，若是过分地多愁善感，过分地重视忠诚，可不行啊。”

“多愁善感，他是没有的。谈到忠诚，他倒的确忠诚，是对我们忠诚。对待那两个人嘛，也忠诚。如果他们是你的弟弟，你能不对他们忠诚吗？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那个三人合演小组是一家子？”

“我以为你知道了呢。”

皮尔格里姆摇了摇头，说道，“你刚才是叫他们盲鹰吧？”

“斯密瑟斯对我说，这样称他们，可没有丝毫的夸张。你看过他们的演出以后，就知道此话果然不假。他们可能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，在半空中停留或者飘游，但是，若说他们是在地上，也不确切。当他们站在那来回摆动的钢丝上的时候，他们距离地面足有八十英尺。不论从八十英尺高空，或是从八百英尺高空掉下来，把脖子摔断的可能性是大致相同的——且不必说会把身上那两百多块骨头全都摔碎了。特别是在把眼睛蒙上以后，就根本不知道哪儿是上方，哪儿是下方，而单凭人的感觉是不能确切地知道，上方在什么地方，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哪儿是下方了。”

“你是要对我说……”

“他们从一根钢丝跳到另一根钢丝上的时候，手上戴着黑色绸面的棉手套。人们以为手套里面装着什么稀奇古怪的先进的电子装置，就象阴极吸引阳极似的，但是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。他们戴这种手套，只不过是增加些附着力而已。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制导系统。遮住眼睛的头罩丝毫也不透光，但是，他们表演起来，从不失手——噢，他们从不失手，这是

不言而喻的，不然，现在可能就只剩两个盲鹰了。估计可能是他有某种超感官的知觉感——不用深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只有布鲁诺具备这种能力，所以由他担任在空中接人的角色。”

“这个节目我一定得看看，而且还要看看布鲁诺如何能巧妙地看出别人的思维来。”

“这没问题。现在就可以去看。”法赛特看了看手表，“我们现在可以动身了。凌菲尔德先生正在等着我们吧？”皮尔格里姆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法赛特的一个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他好象一直在微笑。他接着说道，“走吧，约翰，所有去看马戏的人，心里都象孩子那样兴奋。你看起来可不怎么高兴啊。”

“我是不大高兴。这个马戏团里有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人，其中，至少有八个是中欧的或者是东欧的国家。我怎样才能知道，那儿是否会有什么人不喜欢我，在裤子后兜里装着一张我的照片呢？甚至可能有五、六个人的口袋里装着我的照片呢！”

“这就是你享有声望的代价。你是不是想乔装改扮一下？”法赛特一边说着，一边满意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上校军服。“你不想改扮成个中校吗？”

他们乘车往华盛顿市中心区驶去。他们乘坐的汽车是辆官方用车，但是上面却没有会暴露他们的身份的标志。皮尔格里姆和法赛特坐在后排座位上，前排座位上是司机和另外一个人。那人头发灰白，秃顶，不易看出身份，身着雨衣，长着一副十分容易被人忘记的极为普通的面孔。皮尔格里姆开

始对他说话。

“马斯特兹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最好要有把握第一个登上舞台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会第一个上去的。”

“你选好了字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是‘加拿大’。”

薄暮早已降临，透过蒙蒙细雨，可以看到前方高耸着一座椭圆形拱顶的高大建筑物。周围张灯结彩，挂着几百个彩色电灯泡，电灯按照预先制定的程序，一闪一闪地忽亮忽暗。法赛特对司机说了句话，汽车便停了下来。马斯特兹手里拿着一本卷着的杂志，一声不响地下了汽车，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了。他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。汽车又向前开动了，一直开到离入口处最近的地方。皮尔格里姆和法赛特下了汽车，走了进去。

宽敞的走廊直通表演大厅的观众入口处。如果把它称做大篷，是不妥的，因为，至少就大型马戏团而言，使用巨大的帆布篷的时代早已成为往事。恰恰相反的是，这些大型马戏团则是在展览大厅，大礼堂演出。容纳不到一万名观众的建筑是颇为少见的，很多建筑所能容纳的观众，大大超过一万人。象这样的马戏团的演出大厅至少要容纳七千观众，才能做到不亏不盈。

走廊的右边，可以瞥见马戏团那真正的后台。可以看到在笼子里呜呜叫着的老虎，腿上拴着绳子、焦躁不安的大象，还有大马，小马和黑猩猩；还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杂技演员在练功——一个头等杂技演员，就象音乐会上的钢琴家一样，需要经常练功，这里有一种特有的令人难忘的气氛。这片

区域的后面便是用预制构件建造的办公室，再往后，则是几排演员更衣室。在办公室和演员更衣室对面的远处角落里，是通向表演场地的宽敞的入口处。这个入口处经过周密的设计，建成弧形，以便尽可能使观众看不到后台的活动。

从走廊左侧传来了音乐声。不过，这可不是纽约交响乐团正在举行演出。这种音乐——如果可以算音乐的话——乱七八糟，哇里哇啦，不成调子，如果在任何其他场合演奏这种音乐，人们会认为这简直是在损伤耳膜。但是，在这个演出场地的特定环境中，若要演奏其他种类的音乐，人们无论是出于习惯，还是由于那种音乐与场内的一切是那样格格不入，都会认为那是难以想象的。他们面前有好几个入口都通向中央大厅，杂耍演出场也在里面。皮尔格里姆和法赛特从一个入口处走了进去。布鲁诺的小演出场占地面积很小，但是生意却是十分兴隆，这就完全弥补了场地过小的缺陷。在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用三合板建造的台子，长六十英尺，宽二十英尺，上面涂着油漆，花里胡哨的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演出场跟上百个别的演出场相比，没有多少区别。尽管其他演出场的表演也可能会对他们有吸引力，但此时，他们对那些一概置之不理，径直来到了布鲁诺的演出场。

门口上方挂着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能看出思维活动的神人”。他们每人付了一个美元，走了进去，在后面谨慎地选择了一个位置，站着观看。即使不是由于谨慎的原因，他们也得站着，里面早已客满。这位能看出思维活动的神人的声誉，早已家喻户晓，不胫而走。

这时，布鲁诺·瓦尔德曼正站在那小小的舞台上。他不过是中等身材，肩膀也不比普通人宽，并不给人以特殊的深

刻印象。这也许是因为他从脖子到脚面，都裹在一个古代中国官员穿的那种袍子里面，那件袍子颜色鲜艳，又肥又大，衣袖宽宽大大，飘飘摆摆。他肤色略黑，双目炯炯，一头黑发，看起来显得十分聪睿。但是，这副面孔，与其说是引人注目，倒不如说是令人愉快；如果在大街上，他从你面前走过，你不会回过头去再看他一眼。

皮尔格里姆低声说道，“你看，那两只大袖子里能装得下一笼小兔子。”

但是，布鲁诺却并不打算表演什么魔术节目，而只恪守自己的本行，象广告中宣传的那样，说出人们的思维活动。他说起话来，并不响亮，而是深沉有力，带着轻微的外国口音，因而，他的原籍究竟是哪个国家，很难分辨出来。

布鲁诺请观众中一位妇女想一件东西，随即再悄悄告诉她的邻座观众。然后，布鲁诺毫不犹豫地把那位妇女想的那件东西说了出来，那位妇女和那位邻座观众当即予以证实。

“骗人的鬼花招，”皮尔格里姆说道。

布鲁诺邀请三位观众自愿上台。三位妇女犹豫了片刻，然后走上台去。布鲁诺请她们三人坐在桌旁，给她们每人一张一英尺见方的白纸，又给她们每人一个信封，接着，便请她们随意写点什么，或是画点什么简单的符号，再把纸装到信封里面。然后，布鲁诺面向观众，背朝她们。她们按照要求，把纸装到信封里之后，布鲁诺便转过身去，双手紧握，倒背在身后，注视着桌上的三个信封。他只看了几秒钟，便说道，“第一个信封里是一个卍字符号，第二个信封里是一个问号，第三个信封里是一个正方形，里面有两条对角线。现在是否请你们拿给观众看一看？”

那三位妇女把纸从信封里抽了出来，高举在手中。毋庸置疑，一个是卅字符号，一个是问号，一个是正方形，还有两条对角线。

法赛特把头靠近皮尔格里姆，说道，“这三个也是要鬼花招吗？”皮尔格里姆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，没有回答。

这时，布鲁诺说道，“观众当中可能有些人会以为，台下有我的帮手。好吧，不过，你们不可能都是我的帮手，因为要是那样的话，即使我能花得起这笔钱雇用你们来，你们也不会这样不怕麻烦来这儿看我演出，当然，我也雇不起你们。我有个办法消除你们的疑虑。”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纸做的小飞机，接着说道，“我马上就把这个纸飞机朝你们扔过去。虽然我能表演很多节目，我可控制不了一个纸做的飞机。谁也没有这个本事。那末，飞机碰到哪位观众身上，就请他赏光，到舞台上来。”

他把那个纸做的飞机朝着观众的上方扔了过去。小飞机就象所有纸飞机一样，人们无法预料它会向什么方向飞去。它忽而俯冲下去，忽而陡然升起，然后，便象所有纸飞机一样，很不体面地机头朝下，一头撞到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小伙子肩膀上，结束了它短暂的飞行。那个小伙子有点羞怯地站起身来，走到台上去。布鲁诺带着鼓励的神情对他笑了一笑，然后，递给他一张白纸，~~还有一个信封。~~跟他给那三位妇女的完全一样。

“我请你做的事情很简单。你只需要在纸上写三个数字，再把纸装到信封里就行了。”接着，布鲁诺转身面向观众，而那个小伙子则按照他的要求，写了数字，又把纸装进了信封。于是，布鲁诺又转过身去。可是，那个信封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且不必说用手摸一摸了。他说道，“你把三

个数字加起来，然后告诉我它是多少。”

“三十。”

“你写的三个数字是七，七，六。”

那个小伙子把纸从信封里取出来，双手高举着，让观众看个明白。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七，七，六。

法赛特看了皮尔格里姆一眼。此刻，皮尔格里姆脸上是一副陷入沉思的表情。十分明显，如果布鲁诺表演不是凭真本事，那末，他若不是炉火纯青的魔术师，便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十分狡猾的人物。

然后，布鲁诺宣布，他即将表演他全部节目中最难表演的绝技，显示他那如同照相机一样的超凡的记忆力，即将一本杂志从中间打开，不论是什么文字皆可，只要让他看一眼，然后再告诉他一个字的位置，他便可以说出那个字来。马斯特兹不愿丧失时机，也不愿别的什么过于热心的人，出于急切心情而捷足先登，所以，他还没等布鲁诺把话说完，就跳上了舞台。布鲁诺觉得此人很有意思，双眉稍微扬了一扬，接过打开的杂志，很快地看了一眼，又递还给了马斯特兹，然后便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。

马斯特兹说道，“左边那页，第二栏，让我想想，是第七行，中间那三个字。”他带着胜利者的神情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布鲁诺，等着他回答。

布鲁诺答道，“加拿大。”

马斯特兹脸上那副似笑非笑的笑容消失了。他那因为没有特征而难以描绘的身躯，似乎散了架。然后，他带着的难以置信的表情，耸了耸肩膀，转过身去离开了。

他们来到了外面，法赛特说道，“我估计，布鲁诺不啻

能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情况，你相信我的话吗？”

“我相信了。正式节目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还有半个小时。”

“我们去看看他在空中钢丝上的表演吧。如果他的表演有你说的一半那么好，那末，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人了。”

这座大厅内有三个圆形马戏场，都早已座无虚席。乐队正在演奏。这里的交响乐队水平很高，乐曲当然也就不仅是可以入耳，而且是比较动听的。大厅内气氛十分活跃，是一种充满紧张、兴奋、期待的气氛，成千上万的小孩子似乎进入了神奇的仙境，他们的祖父祖母当年也是这样着迷。一切都在闪闪发光，不过，这不是那种粗质劣等的装饰物在闪光，而是马戏团的漂亮的布景，这对马戏团的表演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。那三个铺着灰褐色细沙的圆形场地当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。但是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场内如同绚丽夺目的彩虹般的景物，非常引人注目，而且远远胜过正在演奏的音乐对人们的吸引力。这便是那些面貌美丽，衣着华贵的姑娘们，她们骑着大象，在圆形场地外面围成一圈，大象身上披着精美绝伦的鞍辔。如果说光谱上尚有哪种颜色被设计师疏忽了，人们的眼睛也是觉察不出来的。在圆形场地中央，喜剧小丑和法国哑剧中的白脸白袍小丑，用他们的滑稽动作和令人发笑的服装互相竞争，他们又互相配合起来与翻筋斗的和蹯高跷的竟争。观众全都看得入神着迷——尽管还带着一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緒，因为这些节目虽然十分精彩，但仅仅是为后面即将上演的节目做些准备，是主要节目的序曲。在主要节目上演之前，这座大型拱顶建筑物里所充满的紧张、兴奋和期待的气氛，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。

法赛特和皮尔格里姆一起坐在最好的位子上，正对着主要马戏场的正面。法赛特问道，“哪个是凌菲尔德？”

皮尔格里姆的目光朝着与他相隔两个座位的一个男子微微一瞥，这个动作旁人根本觉察不到。那人身着一套非常考究的深蓝色服装，系着一条毫不逊色的领带，内着雪白的衬衣，面庞瘦削，带着沉思的神态，很象一位学者，灰白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两边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眼镜。

“那就是凌菲尔德吗？”皮尔格里姆点了点头。“看起来，倒更象个大学教授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过去当过教授，是经济学教授。经营一个现代马戏团，可不象以前那样，只是卖卖力气就行了。这可是大生意，要管理得很好，需要有相应的聪明才智。泰斯柯·凌菲尔德这个人可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。”

“他可能是太聪明了。叫这么个名字，做这样的工作，可真会……”

“他们家移居美国已有五代了。”

最后几头大象离开表演场地之后，许多喇叭齐鸣，乐声突然变高，一辆金色的战车，由两匹装饰得华丽非凡的黑色公马拉着，全速驰骋，进入了表演场，后面跟着十二名骑手。骑手们虽然也不时地骑在马背上，但是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当中，是在表演杂技技巧。技巧动作惊险绝伦，简直可以说是自杀动作。全场观众大声喝彩，热烈鼓掌。马戏节目正式开始了。

该马戏团自称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马戏团，没有一个马戏团能与之匹敌。随后演出的节目，不仅毫无疑问地，而且加倍地证实，这个称号它是当之无愧的。节目安排得十分精采，演员表演得出类拔萃，而且，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，其